

## ※書目文獻※

# 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寶卷——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補遺

白若思\*

## 一、前言

寶卷原來是作為講唱文學的腳本，是明、清兩代盛行的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文學文本。近來無論東、西方，都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寶卷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鑑定、整理現存年代較早的寶卷文獻（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抄本與刻本）之工作，也就益發必要。臺灣收藏了一些這類寶卷，其中又以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寶卷大部分為木刻本與石印本）與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的收藏數量較多。傅斯年圖書館的寶卷大部分已經影印出版<sup>1</sup>，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所藏寶卷也有初步的目錄<sup>2</sup>，兩個單位的收藏皆已經收入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二〇〇〇年的增訂本，以下簡稱《總目》）<sup>3</sup>。除此之外，尚有一些私人收藏的舊版寶卷。筆者最近在臺北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看到了一些《總目》未予著錄的木刻本、石印本與抄本寶卷。雖然《總目》在寶卷的收藏單位名單內列有臺灣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現為臺北國家圖書館），但筆者在國圖所見的寶卷，在《總目》並未見著錄，其原因在於這些資料是《總目》寫成以後才由國圖所收集。

\*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sup>1</sup> 影印參見《俗文學叢刊：戲劇類、說唱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第351-362冊。在其第362冊，頁501-502附「未錄傳圖藏本書目」（不全）。

<sup>2</sup> 王見川：〈世界宗教博物館蒐藏的善書、寶卷與民間宗教文獻〉，《民間宗教》第1期（1995年12月），頁195-201。

<sup>3</sup> 由北京的燕山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現有關於寶卷文獻最為齊全的參考書。因為當時不少中國和國外藏的寶卷沒有收入，車錫倫正在編寫《總目》的下一代增訂本。

本文目的在著錄國圖現藏寶卷，以補充《總目》所闕。本著錄也是對國圖所藏寶卷的初步研究。筆者透過親自至國圖研究考察的機會，對該館所藏寶卷取得了較詳細的資訊；再參考《總目》將來出版增訂本的著錄規則，介紹整理國圖現藏寶卷，以提供讀者更為完整詳細的國圖寶卷書目。本文結構如下：先介紹國圖寶卷的特點及其相關資訊，隨後列出著錄寶卷的規則，國圖現藏寶卷（限為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文本）的書目則羅列於文末。

## 二、國圖所藏的寶卷

國圖現藏《總目》未著錄的寶卷計有十三部。其中，兩部是清代末期的木刻本，一部是石印本，其他則都是抄本（介紹詳後）。木刻本寶卷由原收藏者魏子雲教授（1918-2005）所贈<sup>4</sup>。石印本的來源不詳。抄本則是二〇〇二年後由國圖特藏組購入的，購置的地方與賣書人的名字不詳。

抄本一共有十九冊。根據其題記，可知它們原來由李子蕃（承光）收藏。其中，李子蕃自己抄寫了大部分的抄本，另有三份抄本則出於他人之筆：《蘭香閣寶卷》由湯夔軒抄寫，《義節寶卷》由李斗易抄寫，《珍珠塔寶卷》分別由李祖恩和李兆興抄寫。儘管如此，所有的文本都載有李子蕃之名或印鑑。記載最早的抄寫時間為咸豐元年（1851）（湯夔軒抄寫的寶卷），最晚的為民國十二年（1923）。

李子蕃應是清末民初的江蘇或浙江人。理由有二：第一，其中一部《滾龍袍寶卷》用詞與語法顯示了吳方言的特點，如：「我吃了你只（這）雞末。我來賠還。」這應是受了浙東方言（吳方言的一支）的影響<sup>5</sup>。第二，所有的寶卷都屬於「文學寶卷」。這類作品主要是清代至近現代流行於民間的俗文學故事寶卷<sup>6</sup>。其

<sup>4</sup> 此事參見張子文：〈魏子雲教授贈書追記〉，《國家圖書館館訊》第2期（2006年5月），頁26-34。該文中的線裝書簡目列出其中一部寶卷（頁33）。

<sup>5</sup> 有關二十世紀初寶卷的方言特點，參見古屋昭弘：〈烏金寶卷に見る民國初期の浙東吳語〉，收入古屋昭弘等著：《烏金寶卷：影印、翻字、注釋》（東京：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說唱文學研究班，2003年）；古屋昭弘：〈梅花戒寶卷に見る清末の浙東吳語〉，收入古屋昭弘等著：《梅戒寶卷：影印、翻字、注釋》（東京：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說唱文學研究班，2004年）。

<sup>6</sup> 寶卷分類，參見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16。

中不少是由流行於江浙的彈詞故事改編的，如《珍珠塔寶卷》、《金如意〔寶〕卷》、《十美圖寶卷》等。《玉夔龍寶卷》，雖《總目》沒有著錄，但應也是由彈詞改編的<sup>7</sup>。類似的寶卷至今仍在江蘇的吳方言地區，如靖江、張家港、吳江、崑山等縣級城市的小鎮與農村流傳，由民間藝人改編、傳抄與表演<sup>8</sup>。

《金鐺寶卷》的抄本中夾藏了這批寶卷原藏家李子蕃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撰寫的遺囑，這筆資料頗能說明李子蕃的身分和抄寫寶卷的主旨。李子蕃提供的資訊反映了吳方言地區抄寫、傳播寶卷的特殊情形。根據車錫倫及其學生的文獻調查，傳抄吳方言地區寶卷的群體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以宣唱寶卷（宣卷）為職業的人，第二類是喜歡抄寫寶卷的奉佛弟子<sup>9</sup>。這種情況和寶卷的宗教儀式及勸善功能（在民間，寶卷的抄寫也是一種功德行為）有關。李子蕃應屬上述的第二類傳抄者，而不是職業宣卷表演者。根據《十美圖寶卷》的題詞「後學承光李子蕃書塾錄」與李子蕃在遺囑中提到自己在「五家塾訓誨蒙童」，可知他是讀書人，大概是私塾的老師。李子蕃的寫作和書法較為高雅、典麗，顯示他應是受過傳統教育的人。

從其遺囑也得知，《珍珠塔寶卷》第二冊的抄寫者李祖恩是李子蕃的兒子。這個李子蕃兒子的名字在遺囑就出現。因此，我們估計李子蕃的家族成員也會抄寫寶卷。

李子蕃在其遺囑中囑咐自己的孩子：「將我生平抄錄經卷乃數十殘書，須好好收藏。」從此得知，第一，李子蕃很珍惜自己抄寫的寶卷，將它們視作宗教經典（經卷）。這也說明民國初期吳方言地區部分信奉佛教及民間宗教的讀書人比較看重寶卷。第二，若以現存國圖抄本的數量跟遺囑顯示的資訊相比較，我們能確定李子蕃抄寫、收藏的大部分寶卷至今確實保存下來了。李子蕃抄寫、收藏的寶卷抄本

<sup>7</sup> 該故事的彈詞，參見譚正璧、譚尋：《彈詞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42-144。

<sup>8</sup> 參見李忠主編：《玉連環：錦溪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合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龍紅主編：《中國靖江寶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頁335-376。

<sup>9</sup> 許允貞：〈寶卷版本諸問題及其歷史——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藏寶卷為案例〉，《從女性到女神：女性修行信念寶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10年），頁84。

數量雖然不多，但是它們提供了我們不少有關寶卷形式文學當時在吳方言地區流傳的情形。

### 三、著錄規則

- (一) 卷首(正文)題卷名。
- (二) 註明該寶卷在《總目》(2000年本)的號碼。
- (三) 冊數或卷數。
- (四) 封面：書名題簽、其他題簽、手抄本押的印章。
- (五) 內封(扉頁)題簽：出版者、時間、地點(限為木刻本)。
- (六) 卷首題抄寫時間、抄寫者及印章，實錄(限為抄本)。
- (七) 卷末題識：抄本寶卷抄寫人、時間、印章、花押均照錄，均加引號(限為抄本)。
- (八) 寶卷最前面一段韻文「開卷偈」在第一句出現的卷名，寶卷最末一段韻文(「結卷偈」)出現的卷名(所出卷名與封面、卷首題卷名經常有異。所出卷名，如為異名，均錄出)。
- (九) 分上、下卷(冊)的寶卷，如果各卷卷首、卷末有異，分別著錄。
- (十) 以上各條如果寶卷沒有，均略去。

### 四、寶卷書目

木刻本：

1. 《目蓮三世寶卷》。NO. 0694 (4)。三卷。  
原封面缺。  
內封：「光緒丙戌年(1886)新鐫。常州樂善堂善書局藏版。」  
簡名《目蓮寶卷》。
2. 《目蓮三世寶卷》。NO. 0694 (此版本未收)。三卷。  
封面題《目蓮三世寶卷》。  
內封：「光緒二十四年(1899)新鐫。版藏鼓山湧泉寺(疑為今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

簡名《目蓮寶卷》。

石印本：

3. 《何仙姑寶卷》。NO. 0347 (16)。二冊。

民國十一年 (1922) 上海河南路中市宏大善書局。

全名《呂祖師度何仙姑因果卷》。

抄本<sup>10</sup>：

4. 《雌雄盞寶卷》。NO. 0083。二冊。

上、下冊（集）的封面都題簡名《雌雄盞》和忠定世家蕃世（疑為抄寫者別號）。

上、下冊卷末：「民國丙辰五年 (1916)。」「後學子蕃李振錄。」

開卷偈簡名作《忠良寶卷》。

5. 《金鐲寶卷》。NO. 0420。一冊。

封面題全名《還金鐲卷》（又名《魁星卷》）和抄寫者李子蕃之名。

卷末：「民國歲在辛酉十年 (1921) 仲冬抄畢。後學承光李子蕃。」

結卷偈簡名作《魁星寶卷》。

6. 《金如意〔寶〕卷》。NO. 0478。二冊。

上、下冊（集）封面都題簡名《金如意》和抄寫者李承光之名。

下冊卷末：「民國歲次丙辰五年 (1916)。」「後學承光李振錄。」

7. 《龍圖寶卷》。NO. 0661-0663。一冊。

封面沒有題記。

卷首殘缺。

結卷偈卷名作《龍圖寶卷》。

8. 《蘭香閣寶卷》。NO. 0674。一冊。

卷首：李子蕃（原收藏者）的印章。

卷末：「慶餘堂留存《蘭香閣寶卷》終。龍飛咸豐元年 (1851) 春王湯夔軒抄錄。」

9. 《十美圖〔寶卷〕》。NO. 0957（僅收石印本）。三冊。

上、中、下冊的封面都題簡名《十美圖》和忠定世家蕃世的名字。

<sup>10</sup> 按照題名第一字的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上、中、下冊卷首都未載寶卷的題名。

上、中、下冊卷末：「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1923)。」「後學承光李子蕃書塾錄。」

開卷偈簡名作《畫圖寶卷》，結卷偈簡名作《十美寶卷》。

10. 《滾龍袍寶卷》。《獻龍袍寶卷》的別名（參見《總目》NO. 1394 及 1442）。

《總目》未收入該別名。

一冊。

封面簡題簡名《滾龍袍》和抄寫者李子蕃之名。

卷末：「民國三年(1914)抄畢。」「後學子蕃李折書塾錄。」

開卷偈簡名作《龍袍寶卷》。

11. 《義節寶卷》。《山陽縣寶卷》的別名（參見《總目》NO. 0975）。

此抄本沒提及《山陽縣寶卷》的題名，但故事情節接近《山陽縣寶卷》<sup>11</sup>。  
二冊。

上、下冊卷首都沒載寶卷的題名。

下冊卷末：「癸丑年(1913)季冬月斗易李錄。」

12. 《玉夔龍寶卷》。《總目》沒有收入。三冊。

上、中、下冊的封面都題簡名《玉夔龍》和抄寫者李子蕃之名。

卷首：李子蕃（抄寫者）的印章。

上冊卷末：「民國歲次壬戌年(1922)。」「後學承光李子蕃抄錄。」

開卷偈簡名作《夔龍寶卷》。

13. 《珍珠塔寶卷》。NO. 1540。三冊。

第一冊殘缺不全。封面、卷首缺。

第二冊封面題：「宏緒堂折記。珍珠塔中集。」

第三冊封面題：「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李祖恩抄。」卷末：「光緒二十年三月穀旦李兆興錄。」

結卷偈簡名作《孝義寶卷》。

<sup>11</sup> 其影印抄本（別名：《屈害謀死親夫香卷》），見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第116冊，頁607-628。